

摇图书在版编目 ■(悦孕) ■数据

摇西望茅草地 韩少功著 援—济南 :山东文艺出版社 ,
■

圆用册猿

摇(东岳文库)

摇陈丹晕苑景缘题原悬德原缘

摇 I 援西...摇 II 援韩...摇 III 援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摇 IV 援圆原猿援范

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■(圆用册) ■第 愿圆猿
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壳用册伊壳用厘米 迹源开本摇源陆源张摇源番页摇员象千字

圆用年 猿月第 员版摇圆用年 猿月第 员次印刷

印数员—缘用

定价 ■ 怨缘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摇摇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目录

- 夜宿青江铺 (员)
- 吴四老倌 (员)
- 月兰 (圆)
- 调动 (源)
- 离婚 (缘)
- 火花亮在夜空 (远)
- 孩子与牛 (苑)
- 癌 (愿)
- 西望茅草地 (怨)
- 风吹唢呐声 (员)
- 同志时代 (员)

飞过蓝天 (袁缘)

反光镜里 (袁苑)

近邻 (袁圆)

谷雨茶 (袁苑)

申诉状 (袁猿)

走亲戚 (袁圆)

那年的高墙 (袁缘)

夜宿青江铺^①

摇摇夜深了，一列火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在浓重的夜色中驶进青江铺车站，给这冷寂而安详的小镇带来一片喧哗。一大批衣染泥点的民工下车了，随着是错错落落的行李，箢箕，锄头，锅桶，盆钵……杂七杂八的东西碰撞着，人们忙碌着，叫喊着。

车站职工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：八县民工会战洞庭湖的“□五”号工程已经提前结束了，这个县的民工又要马不停蹄，转到一个新的拦河坝工地上去。这青江铺，是他们必经的中转要道。两天来，每逢到了北来的客车，都是这个样子。

要是白天，民工们拍拍灰，清点一下行装，找个地方喝口酒什么的暖暖身，就会继续赶路的。可现在是半夜，天亮前再没有南去的车了，深冬的北风又很冷。不

^① 最初发表于1958年《人民文学》，后收入小说集《月兰》。

知是谁喊了声“到旅社去看看吧！”人流就离开铁路线往左一拐，蜂拥着上了空荡荡的青江铺正街。

人们走了之后，站台上还留有一老一少。老的脚下穿着湖区的白帆布防护袜，外套草鞋，腰中扎着黑布围兜，耳朵背和颈根都被湖风吹得黑黝黝的。看来他是个做惯了功夫的人，拿着一件半身的旧雨衣，往身上前一下，后一下，就算把灰拍干净了。

少的上前问：“老常，今晚睡哪里？”

这位老人道：“跟着大家走呗！”

少的说：“我到区里还有点事。”

老的随意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应允。

两人分手后，老人不一会就来到了一栋挂着“青江铺旅社”牌子的楼房跟前。楼房沉睡了，只有门口两盏昏黄的灯，像是强睁着的两只疲倦的眼睛。老人打量了一眼，随着人流挤进了门，来到中厅过道。强烈的烟草味和湖区的泥腥气，掺和着叽叽喳喳的议论，立刻塞满了这个不太大的空间。

此地此景，老人觉得有些熟悉。对了，一九六六年他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哩！那时这旅社是服务行业的一面红旗，干净明亮，整洁舒适；服务员热情的态度，亲切的关照，更时时叫人心暖。后来一别，很久不到这地方来了，只听说这里闹得很凶。你看，现在新贴出的欢呼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标语旁边，还隐约留有一些

“火烧”、“砸烂”之类的大字报残迹。

人们交涉住宿的谈话，打断了老人的思绪：

“请问同志，还有床位没有？”

值班室里，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正在火炉边梳着刚洗过的头，漂亮的长发拖过了屁股头。她懒懒地回了一句：“看牌上吧。”

窗外的告示牌上，写有四个大字：“床位全满”。

一个棉帽上带着干泥块的后生子，有点不甘心，笑着继续问：“这……嘿嘿，能不能，还想点办法？”

对方不理。

“你看，天这么冷，我们明天还要赶百十里路，今天这一夜怎么过？”

“是呀，今天这一夜怎么过？”好多人都应和着，笑着请求。

“你问我，我问哪个呢？”服务员不愿再纠缠。她关掉窗门，出了值班室，又随手带上门；然后一手提着水桶，一手随意捏着一大串钥匙，向人群外走去。

老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皱皱眉头，拦住服务员认真地说：“小同志，你不能就这么走嘛。大家刚从湖里来，顶风冒雨，滚泥滚水的，今晚要是站在外面吞西北风，受得住吗？当然，你们也很辛苦，也有困难。是不是……”

服务员对这迎面站着的老头很生气：“你到底要干

什么呀？”

“奇怪，你们这里没有设民工接待站吗？”

“刚开的三十个床位早就满了！”

“上面不是早向这边打了招呼吗？”

“通知是听说过。哪个晓得你们来得这么急！”

“哦，那今天就算特殊情况吧！小同志，请你打个电话给区里领导反映一下……”

“我现在有事。”服务员越发不耐烦起来。

老人诚恳而耐心地说：“那我们自己去找也可以，但请你先借个煤炉子，给几位民工烤烤湿衣。好不好？”

服务员不再理睬，辫子一甩走了。

这一走引发了人们一肚子怒火。有人把扁担一顿，大喊道：“呸！什么‘为人民服务’？我们不求这班老爷了！走！”

一张张愤怒的脸，开始向门外闪去。老人也有些冒火，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但还是冷静地摇摇手劝大家不要走：“不要吵！吵有什么用呀？旅社也是有困难的。我看大家还是先随便歇一歇，我们找一找区委吧！”

老人带着几个年轻人正要往外走，一眼见服务员提一桶热水又转来了，便止步问道：“你们的意见簿呢？”

服务员瞟他一眼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把意见簿从值班室里丢出来。

老人不理会对方的蔑视，摸出一副老花眼镜戴上，又抽出一支圆珠笔，靠着窗台，一笔一画写了起来。

正写着，“嘿嘿——”一串笑声撞进了大门。一个瘦个子中年人头戴绿呢子帽，围着围巾，身穿长大衣，眼里闪着愉快的光，夹着一卷花色布料走进门。“刘妹子！刘妹子！你看，运气不错吧？你要的那号布料，我在县里散会刚好碰到，好俏哇……”高兴自得的声音，像一阵风吹到值班室里去了。

服务员一见，堆出笑容道：“是吗？我看看……”于是，值班室里，花布抖开，闪耀着。谈笑声在灯光下飞扬。

这情景有点刺痛老人的心。他皱着眉在意见簿上写完最后一笔，郑重地把它递过去：“噢，提在这里了……”

服务员把意见簿合上，随意往旁边一甩，继续谈笑着。意见簿像个受委屈的孩子，在桌角边凄然耷拉着头。

老人的手颤抖起来，眼光逐渐严厉，终于喝道：“收起来！”这一吼如火山爆发，震天动地，使全场都哑然无声。

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服务员瞪大了眼睛。

“先看意见！”老人有不许违抗的神情。

“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老人不再说话了，但那利箭般的眼光，使服务员感到了正义的威严，她有点发慌了。正在这时，旁边那个中年人凑过脸来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他问问服务员，“嗯”“啊”了一阵，然后，背着手，挑起眉毛，像个最高裁决者似的对老人道：“你走吧！人家不是有床位不安排嘛！”

“她应该看看那些意见！”老人偏着头坚持着。

“你自己不管实际情况乱提意见，还责怪人家？”他的态度也开始严厉起来，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噢？”

“不管是哪个单位的，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现象，总可以提点意见吧。”

“群众疾苦当然要关心，但搞社会主义不是请客吃饭。走一趟夜路都不行，还谈什么大干？噢？”

老人不示弱，目光顶目光地说：“亏你说得出！哪个在享福？是你们还是大家？上面早打招呼要交通沿线注意接待民工，为什么这里冷冰冰？而且人家提条意见，还不允许……”

中年人被激怒了，显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：“好哇！你这个人胡搅蛮缠！影响旅客睡眠，扰乱社会秩序！好吧，有问题到民兵小分队去解决，不要在这里吵了！”随即，他摇起了电话机……一会儿工夫，两个戴袖章的民兵应召出现在值班室前。其中一个拍拍老人的

肩说：“走吧！到小分队反省去！”

这戏剧性的一连串事态，使周围的民工都感到少有的震惊和愤怒。“不能走！哪里见过这样的歪理！”人们吼起来，有人还护住老人，拦住两个民兵。老人却扫了四周一眼，淡然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的，我去看看也好哩！”说完，推开保护着他的那些手，把旧雨衣往身后一搭，不紧不慢地朝外走了。

人们一走而空，旅社把最后一个人影和最后一丝议论推出了门外。女服务员哼起小调翻看那色彩艳丽的花布料，对着穿衣镜比着量着……忽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。人们事后将知道，这是刚才在站台上与老人分手的那少年打来的，此刻他正在区委办公室：

“……旅社吗？我是地委办公室的小张呀！我想请地委书记常青山接个电话……”

服务员给搞糊涂了：“什么？书记？我们这里没有！什么？什么？他叫常青山，老头子，民工打扮？随身带一件旧雨衣？……”

她突然想起什么，手忙脚乱地丢掉话筒去翻那意见簿，只见老人刚才写的那一页上怵目惊心的两行大字：“态度冷若寒冰，心中没有群众。建议认真整顿，恢复优良作风！”下面的署名正是常青山。

妈呀，书记！

服务员一阵风奔出大门，直奔民兵小分队队部。那里灯火通明，中年人还在对常青山敲桌训斥：“你还不

认错？好哇！如今大治之年，就是要整掉你们这些人的歪风邪气！我问你：你算什么贫下中农？你起码的思想觉悟到哪里去了？啊？……”

服务员暗暗叫苦，撞开门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中年人拖到门外：“吴党委，错，错了！……”

“什么错了？”

“你看！”

中年人看一眼意见簿，笑着挥挥手：“大惊小怪！同名同姓的多呢！”

“不对！他，他真是……”服务员把小张来电话的事一说，中年人才“啊呀”一声差点摔倒，急得又搓手，又跺脚，真希望眼下是一场恶梦。但又明明不是梦。你看，那被自己误当作“厨房老倌”的老头，不还坐在那里吗？

他愣了一下，马上飞步返入门内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哎呀！真是天大的误会！您就是地委常书记吗？……我，我犯了大错误，原则性的、不可挽回的立场错误！……”

常青山没起身也没抬头，淡淡地笑笑说：“吴党委，不要给自己乱上纲了！我有个要求……”

“常书记！您不要这么叫，还是……就叫我吴伟昌吧……”

“好，吴伟昌同志，你是区委干部吗？……哦，是

在家值班的党委成员？那好，请你把镇上各单位的电话叫通，我想开个电话会，行不行？”

“可以，当然可以！噢，常书记！我这就去安排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一辆绿色吉普车风驰电掣般迎面驶来，停在门外。刚才来电话的那位小张一跳下车就大声喊：“乱弹琴！你们把老常搞到哪里去了？老常同志——”

“在这里呢！”常青山吸了口烟，不慌不忙迎出门外，“小张，车子怎么来了？”

“给民工送慰问品来了。”

“来得正好。你赶快跟车出去，把已经上路的民工都追回来，我们正在争取安排他们的住宿。”

“是！”小张临走又瞪了吴伟昌一眼，登上吉普车，远去了。

整个青江铺沸腾起来了。工厂，学校，商店，都成立了临时接待站。小张把气极而走的民工追回来了。真是巧得很，民工们刚进屋，屋外便哗哗哗地下起了大雨。“天！多亏老常来这一手！”一个青年民工望天吐吐舌头，又问小张：“老常呢？刚才一路上帮我们挑炊事担子，我还不晓得他是地委的头头呢！这下他在哪里？”

小张四下张望：“是呀，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两人最后在旅社找到了老常。原来，旅社有个大食堂，可以开地铺，但没有稻草，常青山就带着几个区干

部到镇上草袋厂搬来了稻草。刚好碰上大雨，差点淋成了落汤鸡。

吴伟昌忙上前接过老常抱的草捆，递过毛巾道：“青山同志，你这怎么行呢？你有病啊！快去休息吧，我的房子已经腾给你了……”

常青山淡然地指指地下：“我就睡在这里好。”

“哦。那，那也行，我去送床被子来。”吴伟昌尴尬地走了。

周围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。

夜，更深了。常青山和一个青年民工合盖了一床被，身贴身，肩抵肩，热乎乎地挤在地铺上睡觉。有人还在愤愤不平地议论刚才的事，常青山却点燃一支旱烟卷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屋子里的一个角落出现了鼾声。渐渐，大家也都睡熟了。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食堂里，常青山的烟头，还在亮着，亮着……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

吴四老信^①

摇摇吴冲的吴四老信本名吴本义，除了有时腰子作点痛以外，身体还算好。吃饭搬大碗，冬月间还不着棉衣，捏根牛鞭做犁耙功夫还是个好角。眼不花，耳不聋，要是天边有架飞机飞过身，声音像蚊子叫他也听得见。

那一年，公社实现广播化，他屋前面的大树上也安了个红喇叭。人们看见他每天吃了晚饭，就端个黄亮亮的水烟管，拖一把竹椅子坐在那红喇叭对面，跟喇叭说话。

这一天，喇叭里说：“……大干促大变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……要大批‘庸人哲学’、‘懒汉哲学’……”

他“忽”的一下吹出烟筒里一点烟灰：“讲得不错，人哄地皮，地皮哄肚皮。”

^① 最初发表于1958年，《湘江文艺》，后收入小说集《月兰》。

“要大干就要堵死资本主义的路！现在有的队还是‘工分挂帅’的阴魂不散，怀疑政治评工，要搞包工定额……”

他眨了眨眼：“打鬼讲！搞政治评工，大家都坐大船，不养懒了人？”

“还有的队大搞自由种植，公社里要插三四寸、三五寸，他们就硬要插三六寸、四八寸……”

他用点火的纸枚子指着喇叭：“你晓得么子？插密插稀要看田、看时候。晒簟大个屋挤十几个人住，那何得舒服？还不个个长得像丙伢子？”丙伢子是隔壁一个很瘦弱的伢子。

“有的人还对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反感，留恋小自由……”

他听着听着，狠擂椅子道：“快莫讲了！天天割尾巴、割脑壳，割得老子烟都没得烧！老子听起心里躁！”

……

正在这时候，几个收工比较晚的青年伢妹子从他屋门前过身。一个年轻妹子笑道：“四爹，你讲这些不是空场合？公社里又听不见！”

“那你们批林批孔开大会做么子？林彪、孔夫子未必又听得见？”他振振有辞。

“我们那是抓革命，提高觉悟！”